

籌辦夷務始末

第一函
正十九册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九

咸豐四年甲寅八月壬子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等前此
覆奏喫味二夷狡譎情形。欽奉

硃批。總宜處以鎮靜。斷不可受其要挾。即味酋一事。雖有閏月二

十三日。仍回上海之語。恐係虛詞。恫喝也。欽此。現在閏七月二

十三日之期已過。未見該二酋前來。其現在上海之夷。目

因見我兵移營擊賊。屢獲勝仗。該逆仍有恃夷房為藏身

之地者。誠恐我兵越濠追擊。不免小有語言。尚不至十分

桀驁。而其中懷兇屬巨測。等。惟有欽遵

訓諭。鎮之以靜。隨機駕馭。冀免另生枝節。

硃批知道。

庚申。江蘇巡撫吉爾杭阿奏。竊照喫咭喇夷首咆吟味喇
堅夷首麥達勒畢哈。於五月間前來上海。在粵處呈遞節
略懇求。

欽差重臣。查辦變通貿易事宜等情。粵當將節略擲還。

旨飭令回粵。聽候兩廣督臣葉名琛查辦。並將該夷等種種狡詐

情形。縷晰密陳。旋因該首等逾期未至。又經附片陳明在

案。乃前捐甫經拜發。咆麥二首。與佛喇哂夷首哂哂隆。

於八月初七八等日。聯檣而至。粵即於初九日。以禮接見。

詢其來意。據稱咆麥二首。遵諭前赴廣東。與哂首一體照

會兩廣總督。不特葉總督未與相見。且布首處亦未接有
回文。僅派知州張崇恪。知縣陳宜各面見。繙譯人口稱葉
總督並未奉有

諭旨。辦理變通事宜。旋接葉總督與咆麥二酋覆文。僅云

天朝臣下無權。但知謹守成約。其重大事件。必須奏明請

旨。又無准與代奏之語。守候多日而回。不得不來一見。即欲前赴

天津。求見

大皇帝。及大學士。申訴一切。其前呈節略內。所言事理。並未提及。
但據咆酋云。十二年之期已過。前定章程。皆不足為據。又
據麥咆二酋云。伊等在香港。奉該國王之命。凡事皆由咆

首商定辦理等語。等因該首等業已合而為一。與七月中情形。又已不同。當答以啖夷原定章程。名為萬年和約。本無十二年變通之文。即當永遠遵行。咄首不應有此不經之談。味拂二夷。雖有十二年變通之約。而無另定新章之語。爾等欲赴天津。必須俟奏明。

大皇帝准爾前去。方可開行。否則不過與天津鎮道一見而已。仍屬徒勞往返。或將前遞節略所求代奏恭候。

欽定。亦無不可。辭論竟日。迄無成議。十二日。該首等三合同繙譯人麥華陀等五人。復來謁見。據云天津之行。伊等已奏明各該國王。若由貴部院代奏。而

大皇帝仍令回粵。爾時再赴天津。則抗違

大皇帝諭旨。若折回廣東。又背國王之命。竟難中止。李又向再三
開導。據云此番前去。如蒙

恩准。

欽派重權大臣兩三人前來查辦。中外利益。實屬不小。儻仍照舊
勸回廣東。伊等實屬無顏。亦不敢即生異議。惟有將伊等
無可如何情形。奏知該國王。待命而行。以後之事。即難豫
定。已擇於八月十八日起碇前去。李反覆開導。該首等堅
執不移。起身即去。李伏查該首前次呈遞節略時。曾經口
稱。儻蒙

思派欽差大臣指給地方貿易其地如有賊匪必當隨同驅除淨盡並飭商補交舊稅以備軍餉事雖未可深信而其言甚力。至此次到滬乃置之不言。是所稱助順討逆不過假此以為更改定章之計。若云助逆犯順則長江現為賊踞何妨藉此橫行而乃赴粵赴滬並赴天津必待請命而行似又並非惡意揆厥情形若不稍副所望恐將來我中原多故以舊欠商稅為經費合各夷之力獨樹一幟不受羈縻不完關稅伺釁而動以圖一逞實為肘腋之患現在之不敢遽肆鴟張者以受我

朝涵育深恩誓言在耳故作乞

恩之詞。以自明恭順。若求之不得。必將另生詭計。其稱奏明該國王待命而行者。約計半年可以集事也。夷情狡詐暴戾。歷觀成事。凡有所求。必得乃止。味拂二夷章程內。既有十二年變通之文。與夷章程內。又有恩施別國。與人一體均沾之語。可否

欽派重臣會同兩廣督臣。妥為查辦。所求如果允准。不妨曲示包荒。許其所請。儻大為悖謬。亦不妨直言杜絕。免其覬覦。若但令其仍回廣東。致任跋涉風濤。久無成議。該夷心未愜服。終恐別滋事端。所有前次擲還節略。曾經鈔存備案。茲謹照錄原文。恭呈

御覽

諭軍機大臣等。吉爾杭阿奏。喚咪佛三國夷酋。聯檣駛至上海。堅稱欲赴天津一摺。前因喚苗在上海藉端要求。經吉爾杭阿。正言拒絕。當將許乃釗革職。授吉爾杭阿為巡撫。諭令妥為駕馭。嗣咪苗於崑山呈遞國書照會。亦經怡良據理照覆。該夷等理屈詞窮。動以駛赴天津為恫喝。從前兩次至津。無不廢然而返。此次喚苗吧吟。咪苗麥逆勒畢。噶與咪苗布爾布隆。連檣駛至上海。堅執前說。懇求變通貿易事宜。稱欲前赴天津。擇於八月十八日起碇。該苗豈不知天津海口。大船不能駛入。且有仍令飭回廣東。伊等亦不敢即生異議之語。是此間辦理情形。該夷

等亦能料及吉爾杭阿正當剴切開導諭以來津無益徒勞往返豈能遽信其驅賊補稅之言甚力遂謂其並無惡意且謂不副所望必將另生詭計約計半年可以集事是該撫信之已深直謂非允其所求不可何以又稱所求儻或悖謬不妨直言杜絕該撫身任封圻安內攘外責無旁貸獨不可折之以理而必待欽派重臣朕又安用汝等督撫為耶該撫復稱令其仍回廣東久無成議該夷心未愜服終恐滋事是直要朕以必得允其所請而後可是何言語該撫竟出諸口覽奏曷勝痛恨披閱該夷照會極稱上海官員款待之優並有開道與各領事官酌議更正事款之句是該夷等此舉吳健彰早預其謀確有可憑則

該撫所奏各情。未必不受人要挾。被人欺朦也。該道早經拏問。不得仍令干預軍務。致多掣肘。如該夷等十八日之行。或能中止。仍著吉爾杭阿相機籌辦。示以撫綏之意。折其虛憍之氣。俾不致更萌妄念。方為妥善。如已經起碇。恐鬼域伎倆。聲東擊西。當此江面多事之秋。著托明阿。向榮。怡良。嚴飭沿江帶兵各員。密為防範。於江路下游圖山關一帶。扼守海口。毋令夷船闖入。致與賊匪勾結。懷或窺伺江口。固不可輕與接仗。亦必當設法攔截。勿令肆行往來。仍蹈前轍。怡良現在常州。著仍與吉爾杭阿熟籌撫馭之方。以弭後患。而安民心。所有天津情形。已諭知直隸準備矣。

又

諭吉爾杭阿奏上海喫味峴三國夷酋欲同赴天津變通成約該撫反覆開導不能阻止等語已密諭文謙雙銳如果該夷駛至即一面速奏一面知會桂良妥商開導之法吉爾杭阿發摺在該夷未經起碇之先或能續行阻止亦未可定此時省城緊要該督原不必遽赴天津惟文謙平日辦理防守固屬認真而於夷務或未能諳習道光三十年夷人麥華陀抵津彼時在事人員必有現在省城者著擇其妥協幹練之員酌派一二人假以他事為名前往天津隨同文謙等豫籌防範此係先事密防當此歲輔未靖之時切不可稍涉張皇致生事端並著隨時密派

安奠赴天津查探情形。據實馳奏。原摺及該夷呈遞節略均著鈔給閱看。

又

諭吉爾杭阿奏。喚咭喇味喇堅喇喇。三國夷酋先後駛抵上海。稱欲變通成約。因兩廣總督不肯接見。定期八月十八日前赴天津。經吉爾杭阿反覆開導。該酋堅執不移。勢難阻止等語。該酋等自五月以來。在廣東上海屢以變通成約為說。該督撫不為允准。則總稱欲赴天津。大約皆虛聲恫喝。未必敢於出此。惟此次三酋合而為一。吉爾杭阿既有勢難阻止之語。難保其不徑行來津。亦不可不密為防範。著文謙、雙銳於陸路地方及海

口礮臺一體嚴密防備。儻該夷船駛至海口。即行一面星速密奏。一面知會桂良。妥商勸導之法。務期不動聲色。毋致居民惶惑。至該酋來時。或應與之接見。總宜不亢不卑。正言開導。杜其覬覦之心。津郡本非該夷應至之地。前此英夷麥華陀自江蘇前來。該處地方文武。尚有身與其事之人。應如何布置。如何拒絕。即著文謙等隨時熟商。奏明辦理。吉爾杭阿摺內所請萬不可輕向該夷議及。恐轉致授之以柄也。吉爾杭阿原摺及該夷所遞節略均著鈔給閱看。此摺係八月十三日所發。在該夷未經起碇之先。儻該撫竟能阻止。則旬日後必有奏報。放時再當續行諭知。切勿先事聲張。

壬戌吉林將軍景瀛奏據三姓副都統圖欽奏准協領富
尼揚阿報稱該員於五月駛至拉哈蘇地方探聽俄船由
松花江下往當即乘船而進不期遭風又兼費雅哈人因
俄夷猝至盡行逃避於六月始抵甕梅屯訊據屯撥什庫
等前往闊端屯送公文見該夷砍木墊道燒帆蓋房打鐵
練兵沿江擺列銅礮防守甚嚴該國大人乘船帶兵一半
往東海去訖餘兵留彼占居伊等乘隙逃回等語富尼揚
阿借用赫哲樺皮小船遣委官台恆等帶領精哲人等先
往查探自帶親隨乘坐小船尾隨前進後據台恆回稱行
至博羅必屯詢據費雅哈等告稱此處一帶現被俄夷設

兵防守。台恆隨帶通事同至奇吉屯。至初四日。有俄官前來。台恆將分界之事告知。據夷官聲稱。伊國大人赴那穆魯地方。與噶咭喇打仗。留伊等辦公務。並未諭及查界事件等語。現見該處有車架大銅礮二位。小銅礮二位。刀槍弓箭俱全。又見湖上露有桅桿。設立防守。詢據通事。該夷占踞村屯六處。江邊河島俱有伏兵礮臺。並稱廟兒地方有分界石牌。分刻滿漢文字。曾被該夷將字銷毀。該夷各處設備。不久續有兵來。伊等不敢前導。費雅哈各願散回等語。富尼揚阿因思查界去路壅滯。現擬折回。查分界之處。現值該夷與噶咭喇有事。在費雅哈安兵設備。自難徑

進該夷占踞闊吞屯。雖與費雅哈人等有礙。究因徃征他國。在彼設備。其分界一事。轉瞬冬寒。河闊。應請

飭理藩院。行知俄囉斯。俟來春。派使到庫倫等候。並

飭庫倫大臣。及黑龍江將軍。各派委員。會同吉林委員。前往東海。

務將分界處所查明。

諭軍機大臣等。昨據景瀛奏稱。俄夷因分界立牌。派員查明。一時實難辦理。一摺。著照所奏。與外夷分界立牌。事關甚重。務須會同查明。方可辦理。指日時。令漸寒。河路船隻。不能駕駛。准其於明歲春融時。再由各該處派員。會同商辦。仍著德勒克多爾濟等。遇便知照。薩納特衙門。於明歲春融時。遣使到庫倫等候。並